

嚴東有詩集

許崇熙書

嚴東有詩集總目

歸求草堂詩集六卷

秋山紀行集二卷

金闕攀松集一卷

玉井搴蓮集一卷

正代樂府集一卷

金剛樂府集一卷

林山詩林集二卷

魏宋草堂詩集六卷

魏東晉詩集目錄

歸求草堂

詩集

長沙粟揆題

舒
郎園校刊
壬子小滿

一
郎園校刊
恒

嚴東有詩集序

嚴東有先生歸求草堂詩集六卷秋山紀行集二卷金闕
攀松集一卷玉井攀蓮集一卷都十卷余彙而刻之序曰
聖清文治遠軼漢唐而尤以康乾兩朝爲極盛大江以南
爲文化所先被

聖祖

高宗屢次巡幸士之歌頌太平獻詩賦者以億萬計
行在拔其尤而

召試之高者

特旨授官與舉人次亦拜文綺之

賜故其時人文彪蔚如景星卿雲麒麟鳳皇時見於堯舜

之朝舉無足異先生生長江南文物之會少負雋才又讀書揚州馬氏瓊瓏山館中因而獲交當世宏儒碩彥於是發爲文章益得朋友圖史之助今茲所傳雖非全豹而卓然兼袁蔣孫洪兩派之長是亦可知其所蘊蓄已夫論詩區唐宋說詩尊李杜此今日爲人序詩者之通詞不知一朝有一朝之風氣一時有一時之景物漢魏詩止言夫婦朋友晉宋以來始有山水至唐人而有寺觀宋元以後名物之繁日出天地之局日新今之自限於六朝與各守一家數者蓋亦不可與言詩久矣先生詩自

召試至官內閣其境前後不同詩亦隨時而變秋山紀行寫塞外光景至今讀之朔風秋草如在目前其遊嵩岱二

嶽之作則鑿刻造化驅策山靈尤爲有山水以來未見之
奇作觀畢袁二公序亦旣傾倒至矣予何庸贊一詞乎始
余獲歸求草堂詩集六卷秋山紀行集二卷均爲原稿未
經前人刊行繼得金闕攀松玉井拳蓮二集於近時上元
傅春官所刻金陵叢刻中合成斯集俾嗜先生詩者快覩
其全焉先生詩當時爲畢袁二公所推服洪亮吉北江詩
話評先生詩如觸目琳琅率非已有北江與畢袁論詩異
指故持論不同或先生全集未經刪定不如此數卷之精
詣亦未可知獨慨先生同時從畢公關中幕者如孫淵如
星衍洪北江亮吉黃仲則景仁程魚門晉芳諸人詩文集
至今海內風行爲人傳誦獨先生詩若存若泯遲之百年

之久待余始校錄而存之是若有數定者然亦可詫也嗟
乎國朝詩人予嘗窺見一二佳句而不獲其全者如丁飛
濤彭白燕樓集吾家橫山先生已畦集皆生時赫赫有名
於壇坫而今無一卷之傳然則先生斯集之留遺斯固事
有大幸者矣宣統三年辛亥七月朔長沙葉德輝序

嚴道甫詩序

余壬午舉於鄉江寧嚴道甫亦於是歲應 召試賜舉人授中書與余爲同年友因得讀其詩知道甫之於詩也深矣歲丙戌試禮部同號舍縱談至夜分道甫曰詩莫盛於三唐盛唐尙矣若滄州嘉州摩詰東川詩之能品也杜少陵則神品也至矣乎然而得其門戶專意求之無慮自成家顧吾輩所謂立言不朽者不第在此耳時又竊意道甫之未肯專工於詩也後余成進士授內閣中書於道甫爲同官後輩見道甫之勤於職寅入申出日以爲常時委審巨案襍被宿禁中或經旬不返舍又竊意道甫之無暇爲詩也今道甫逝矣令子子進來自江寧出其全集讀之

而後知道甫之詩卓然必傳於後無疑焉今之言詩者夥矣或好摹古之作若土偶生氣不存焉或取齒牙之利類俳優古法盡淪焉或標新領異失之巧或怒目張拳失之霸於是乎其言詩果有當於古人之詩否耶今觀道甫之作氣恬而法密神清而韻和其才大不矜才其氣盛不使氣讀其詩如見其人殆一代之正聲乎道甫在軍機受知於諸城劉文正公甚深文正公歿因疾遂不復出以遊覽著述自娛然則道甫之難進易退合於古君子之道所以見重於端人者更自有在第以詩言因未深於知道甫者歟道甫著述甚富子進才瞻學博能世其業行將次第刊其遺跡問世道甫蓋不朽矣潘奕雋序

嚴東有詩序

吾友吳君敏軒於世落落寡推許獨盛稱嚴生東有以爲
才士間謂余曰始識子時年二十四吾嘗語子以爲才可
及年不可及今東有亦猶是也余心識之壬申春就試金
陵敏軒偕東有來訪其氣凝以深叩所讀書無不有索所
爲詩則謙讓不肯出獨愛余詩作爲駢體序千餘言風晨
雨夕余三人往來最密也又三年余訪東有於金陵又一
年會於揚州時敏軒已下世而東有名蔚起四方士爭與
交顧歆然不自足思沈酣經史爲不朽業以貪多務奇爲
無足恃噫東有之志卽子曩日之志也顧余學未成深有
愧於敏軒之矜許今東有能堅其志而以余爲鑒不以功

名人事擾之則敏軒所期望於友朋者微東有其誰屬耶
歲丁酉東有來遊淮陰出數年所得詩稿示余其詩淳澹
恣肆兼有眾體固世所爭賞無待予言因述敏軒昔所以
勗予者弁其端俾世之覽者知吾友之志固別有在蓋不
獨籍聲韻以傳也程晉芳序

內閣侍讀嚴長明傳

錢大昕撰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卽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

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卽奏充方略館纂修
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
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頗多請
并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統
勳曰雜項旣經折色卽爲正供若并去其名目異日如薪
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
圖後生有此讜論卽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
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
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并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
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
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他裘

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琮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卽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既詣貢院搥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